

11  
85  
811  
325

静斋

静斋

第三十七期

庚辰吴昌硕



國

學

年

編

善甫吳仲梅



著涪吟社第六十五課題目

意尹值課

詩題 仿曹唐小遊仙詩 七絕八首不限韻宜暗切時事明顯者不錄

詩錄題 杜牧之 夾竹桃 分詠體

限八月十五日交卷外埠展限半月卷交香爐營頭條國學萃編社童君

補蘿代收

加課聯語

歸翁加課

出聯 儂本農人有井田可耕在野方知予里美

限八月廿五日交卷收卷處同上

徵題幽夢影廣告 幽夢影一書為張山來先生所撰無字不香無語不雋

每一展誦如味肪醴而韻琴筑不厭百回讀也惜少單行本不能人置一

帙本社擬重刊行世並於每則正文下徵求 海內大吟壇各下轉語列

諸原書諸家評語之後香益求香雋益求雋將來擇尤補刊以成合璧計

原書正文一百零八則每期附入萃編內刊登十數則另紙徵語即以每則之第一句標題以省繁複所冀 名流耆宿勿吝珠璣羣頒嚼麝之談各擅探驪之手全書徵訖品第甲乙凡補刊入書者醜彩從豐 諸君賜教請開示 大名貴籍以便排印姓名小錄來稿交敝社收入無誤

沈太侔啓事 啓者鄙人不自量力自去年組織國學萃編承 諸同志贊助得以維持至今鄙人所擔任者爲編選來稿今年並兼校對每月在社中支薪水十元事煩才短深懼弗勝早欲告退奈社中同人挽留至再且編選一席亦無人接辦不得已勉力擔荷今鄙人另有他圖不克兼顧社事除將已經選錄各稿交存備用外其校對一事特懇瞿園詩伯代勞鄙人暫時告假出社約計九月底事竣仍可回社擔任編選等事斷不敢半途棄去至負 諸社友贊成之雅區區苦心尙祈

鑒及是爲至幸

沈太侔謹啓

周豈獨文教風俗之盛哉簡氏之興其未有艾也已心泉寓書屬予記予迂儒也記之竊滋愧焉

重建廣州府昭忠祠記

前人

記有之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而推饗孤之意優祭葬之賜世門蔭之職則惟我 朝爲厚故凡死事者卹典外例有祠昭其忠也蓋自咸豐以來天下多故粵疆亦屢煩王師更上而溯之於間戮力致命死職死綏先後爲國殤者所在多有而故祠湫隘庫隳榱主缺如姓氏不彰其何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於是節相瑞公中丞李公乃命僚屬議改作予維表忠旌義彰臣節示國恩也修墜舉廢宏舊制煥新政也乃度地越秀山麓誼吉鳩匠閱某月而遽底於成其制爲楹五爲左右廡外翼以旁室爲修祀所官紳異龕文武異列溯自 國初迄同治己巳凡在本省死事及本籍服官他省殉難者咸入祀而兵勇民人亦得而羣附焉其事實著者爲立傳其姓名則錄

板都爲一冊予於是竊歎大府之意厚而深遠也官與紳不待勸而後忠者也民則赴義生於其心而不可以強之若殺敵則責任在兵勇而今日之勇實關天下之局蓋自江忠烈始以楚勇稱王師征勦不以兵而以勇而國家二百年之兵制一變由是直省皆有勇而勇亦非盡可恃統其旅者或轉戰皆有功或一戰而輒潰不幸力竭願爲厲以殺賊竈上諸賢其已事也今寰宇幾廓清粵氛亦不復作矣治平之世不廢武事粵中將帥之選文武之佐類多決勝之才能出萬全之師以待大府之策遣倘有召募尙其訓之以勇義無逃竄以致敗無養寇以糜餉無肆掠以擾民功成則受上賞否卽赴敵則軀猶得以愚賤之名與義士忠臣同不朽由此觀之祠之成豈獨彰朝廷旌卹官弁之典且可爲山棚趨悍之徒執干戈衛社稷勸也予忝攝府篆於麗牲之石宜有文旣仰諸賢之遺烈並幸附祀者其名不沒因推論之以作其忠義之氣或曰祠之祀官爲主舖美之祠是宜詳而文願從略體不

合夫官之忠大則立傳在史館小則紀載在志乘且祠曰昭忠矣朝廷固以一字褒榮之而無待詞費者也夫言亦著其可爲勸者而已矣

誥授奉政大夫監察御史韓先生墓誌銘

前人

咸豐十年四月博羅韓珠船先生卒於家越明年冬其孤寓書來曰葬有日矣墓石具而文尙有待乞顯者又非先人意也吾子知先君也深其誌之仁山自維愚弟曷同及先生之門夙昔獨荷垂愛既嘗以險阻患難重煩先生憂又嘗奉先生命兩序先生之詩而其清德潔行尙有家人未盡知行狀弗及載者是烏敢以不文辭先生諱榮光字祥河珠船其別號也曾祖潮太學生贈文林郎祖榕附貢生行載省志孝友傳考益令優增生均以覃恩贈封如先生官先生幼以神童稱齟齬工吟出語驚其長老年十七補弟子員旋以癸酉選拔貢京師官吏部游陞文選司候補主事戊子領順天鄉薦旋補考功司主事陞本司員外郎郎中掌驗封司印補福建道御史轉掌四川

道御史署刑科給事中巡視東城南城先生清操介節爲部郎非公事無私謁潘相國位冢宰時獨以此賢之通州坐糧廳缺待補相國以先生薦辭曰有大利者必有大害非所願也及引見託疾不赴相國益以此賢之繼相國任者爲朱公性嚴厲履任日先生不參見朱數詢之或爲先生危先生曰司員第修本司職事已耳若無故呈身以識面求容義何居焉越半載朱卽朝班中物色之指語同官曰此韓君也復喜過相國曰吾今日幸識韓君也遷諫垣彈劾不避權貴凡閭閻疾苦鄉邑惡俗大吏之彌縫徇庇胥役之舞弊勒索無不細訪入告故事巡城御史受詞訟上下輾轉雖細故或縲繫經年先生抵任案無留牘刑獄一清奉命查裕豐倉倉多積弊先生督視收放不摧僕役恐其朋奸也居諫職二年章凡三十餘上丙申將請告復切陳天下會匪釀亂狀有旨褒美聖諭煌煌逾數百言通飭十八省督撫臣遵照查辦後十餘年其言果驗赤眉紅襖蹂躪半天下當是時天子方重

言官先生僅強仕之年又以言事受主眷外擢內遷且晚可待而先生歸矣嗟乎星星者燎於原矣使先生今日而在其所言天下大計天子用之大吏遵而行之當必有弭亂於未萌懲亂於既發者惜乎先生歸久而老老而卒有心人徒追述其先見之明如燭照數計而當事不察卒以養天下之禍爲可歎也先生性孝友初弱冠赴官時其王母李太宜人執手流涕送之曰兒行勉報國第恐官成而歸吾不及見耳先生念此言常泣下思歸迨聞伯兄捐館舍決計乞假太翁亟馳書止之故留官於朝卒以清節著聞於時里居以訓族善鄰爲務課士以敦品力學正人心風俗爲先家不豐而急人之難弗少吝凡賻喪施賑助餉諸舉必勇爲之壯歲卽以三絕擅日下名詩援筆立就著有黃花初二集闡以內皆工吟習其教也所作書畫得之者以藏弄爲珍有勢家以百金介友詭求弗與也富商某以干烟禁繫獄值知制府雅重先生言可立解願輦十萬金爲先生壽聽所爲先生曰制府聽我言重

我也我奈何不自重笑謝之嗚呼士大夫歸林下類多爲子孫田園計貪橫者固無足數卽其人廉謹不事干謁一旦多金在前出於人之樂與而又可一言唾手得鮮不逐逐然有動於中如先生者其清介眞足尙已仁山學殖荒落筆墨蕪陋愧弗克導揚先生盛德輒思往日登堂請業時警欬音容歷歷猶在心目又思先季父曾與先生交善先先生卒已將十年先伯氏又後先生一月卒而墓石均未誌援筆及此俯仰疇昔師長骨肉之間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咸豐某年月日配某氏副室某氏子七人女四人孫男六人孫女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蓉溪之水流湯湯兮浮碇之岡鬱蒼蒼兮維此幽宮屹相望兮於斯萬年卜云臧兮子孫繩繩熾而昌兮

華樵雲廉訪五十壽序

前人

戊辰春撫州廉訪華公觀察惠潮還將假歸兩寓書來不忍別長至之月又

其五十覽揆辰也並先期索予爲文予維人倫相與以情惟情之眞者久而弗易故朋友之交也當其合必有堅金石貫日月之誠以固之及其分也往往作爲詩歌贈答誌夙昔相得之由而切異時相見之望是皆情之不能已者也况共艱危若骨肉承知己之愛深父母之戴如我公者哉歲甲寅予始晤公於軍旅中恨相見晚暇則置酒偃室作風月談或公造飲予草堂漏恒三下行騶乃踏月去至今老梅花下搏戰之聲琴歌箏語之韻猶恍惚在耳無何公遷秩去或間歲一見或間歲不一見而迹疏矣予鮮兄弟往歲遺鴿原之痛閱時而未忘及偶一來見公公遭痛亦同之相對略慰藉既退而情弗能釋越日再見弗忍及而彼此俱神傷此情猶歷歷在目蓋自是而公有歸志矣顧公雖欲歸恒以大府倚重留會垣予足跡雖不逾里門亦謂相思命駕固可朝發而夕至也羅浮山之合體而分峙者也其間風雨合離或咫尺不相見而二山者固屹然對峙相望而各成其高風雨所不得而阻陰霾

所不得而蔽也而公乃竟歸矣公之才宜在史館既外用者賢能聲亦既詩受峻擢矣碧油紅旆可戾契致而徑去弗顧急流勇退是不足爲公難顧予莞人也公涖莞之績實關治亂之大久缺弗書志乘何徵竊嘗綜天下大勢而並紀之紅巾之亂西粵始也東粵之亂吾莞始也其時他省已蔓延矣而莞亂之平獨速籌餉籌兵前後十八戰皆捷公功最偉及他邑難發耳公名者咸知賊不足畏遂相率殺賊而次第亦平由是言之公之功在吾莞而不僅在吾莞也及事定酌寬嚴舉廢墜士民大悅服故去之日莞之人去思而惜來暮綵紅遮道觀者如堵嗟乎使天下守土皆如公流寇之禍安至蹂躪徧天下哉是可歎也今公歸矣江右嶺南雖接壤而巴山莞水相距三千五百里而遙非如羅浮二山對峙而相望也公卽再出豈必吾莞蓋自是而相見稀矣乃爲本朋友贈答之義述公之交著公之績且藉以踐昔年紀功碑之宿諾以介公壽而贈公行而公長君之泥金帖報亦適先兩月至公之

鄉回首隔雲山重來下杜新豐際曾歷開元天寶間松漢蕃盟諸部落蓬瀛侍從舊仙班憲章賴有羣公在努力同心濟鉅艱 攬轡澄清重有思顧瞻周道幾倭遲戎華版籍分千古文武衣冠盛一時太息微聞 宣室語閒行自寫曲江詩河山風景原如舊潦倒江亭酒一危

題吳柳堂先生可讀遺疎後庚子 薊門風雨夜蕭森哭罷蒼梧淚滿襟一

疎能扶 先帝統九原終鑿諍臣心他年有史言難諱並世無人痛轉深欲識平生忠愛意摩挲遺墨感哀吟

弔越中三君詩用菊裳韻三君者徐尙書用儀許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均隸浙籍又爲總署同官拳匪禍作及於難庚子八月 國門傳節館儲糧馳譽頻煩控八荒伏劍驚呼都下士牽衣泣拜御前牀沈北寺存疑獄夢斷西湖弔故鄉羽檄連朝方告警却聞詔獄檻車忙 隱憂軍國志難灰再賦殲良事可哀血濺朝衣驚地裂心依誦續冀天回論功青史空籌筆感舊黃墟痛覆



杯別有曩臣無限恨遼陽應化鶴歸來兼謂立豫甫向書聯仙術開學

金亞匏來雲閣詩 題河東君小像

金亞匏文學和上元名諸生也咸同間才望甚著所為詩不拘一格詞鋒滾滾援筆立就今存有燃灰椒雨殘冷南樓譜集總名曰來雲閣詩然从椒雨兩集均紀江南失陷時情形譚仲脩序云一日茹哀百年思痛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風之變變之極者所謂不得已而作也斷句如侯豷有劍難從死伍相無籥欲救貧包胥已盡滂沱淚晉鄙惟聞嘆暗聲腹真不負恆遺矢膽若能飛早去身忍淚替添衣上線請兵為獻馬前書便教爛醉今宵死也比蟲沙醒幾分也識殺人容易事未應民膽大於兵均沈痛憤激之語三復十讀覺危苦瑣尾之境如在目前也先生終身放廢不得行其志而令子人珠觀察選以名孝廉為諸侯賓趙次山尚書督遼督蜀深加倚重觀察家學淵源亦工吟咏特才長從政以此為餘事耳

來雲閣詩卷五為奇零集此集中所存以酬應之作為多然詩筆矯健迥非俗手所能如為友人題河東君小像云生不許為奇男子得天者雖已羞死况復逐隊凡裙釵不如早向青山埋妾家寒門大非偶色身事人妾不醜相天下士通以神眼前都是尋常人纏萬貫錢窮措大食萬戶侯賊無賴但願嫁一古丈夫千秋同礪千金軀錢公才望厭富世妾每見之輒心醉半野堂上初來時貌男衣冠意可知今日為公奉箕帚他日附公倘不朽傭花賸月年復年神州一旦塵與烟公走告妾之私慶妾請卜公之致命公東海蹈妾問津公盡室焚妾熱薪公雉經兮妾裂帛公鳩飲兮妾浮白公雖無妾死有光妾從公死名尤香豈知公念不到此如妾所言甯入耳公從此後鬱鬱居謂妾鬱鬱當何如無何公死家禍作豚犬猥瑣鷓鴣惡公已失勢誰相憐得妾一死家瓦全公負君恩計良左妾受公知殺身可此死無乃鴻毛同女兒心肝國士風

金亞匏會稽王孝子投湖殉母詩

會稽王孝子繼毅爲子獻前輩繼香之兄係諸生侍父任在郵學先是父病焚疏請以身代未遂繼而母病復疏於神自投郵之月湖死而母病果愈純孝格天足使鬼神爲泣事在光緒庚辰四月同時詞客吟咏甚多惟金亞匏文學七古一首詞嚴筆健與題相稱詩云男兒七尺貴有用致身只在君父間青雲果已位通顯譬如良驥登天閑國士遇以國報生平自命管樂班方其許國馳驅日感慨不畏時局艱中原鞞鼓絕旌節臣有待死無生還臣家之事置度外生男嫁女皆等閒雖如太真絕裾去辭親不復歌刀環動名蓋世自有在再造王室摧諸姦以親較君之爲重青史未用多潮訕若猶伏處在鄉里晨夕菽水歡親顏兒家雖貧兒志潔白華竊比茅與菅二人以外復何慕方寸早已蕪穢刪親其康彊卽兒福親病奚翅兒病瘵先是父病困牀蓐桑榆日色黯且殷兒請代父神弗許一朝熱淚空兩潯父骨未寒母又病

二豎對峙雲亭山泥牛入海百藥盡良醫不補真幸患天之定數誠鉄案倘竟坐視無轉圜讀書識字乃如此文采麟鳳心豺豕兒於爾日少人色食仄衣道黑髮頰中庭露禱向神語兒母若死兒罪孽神能聽兒活兒母願以兒命爲贖緩兒母所生代母死一息豈敢貪塵寰兒之此行况甚樂含笑往視地下鏗阿兄阿弟善事母但祝至老萊衣斑伏地喑咽焚一帟鏤肝鉢腎詞迴環夜半旣禱亟走出楊柳之渡芙蓉灣平步有水水有路重泉城府如夙嫺明日居人大譟譟屹立水面挺不彎士民萬輩來酌酒酒作湖水增清潺想見汨羅弔屈子年年笳鼓喧南蠻兒心旣遂豈徒死兒算遺母神甯怪是日母病卽少差慈容漸起從前孱固知至誠神所佑蒼蒼誰爲隔九關君不見會稽王孝子此風可以勵懷頑血性勿疑賢者過高山可仰不可攀報親何必非報國由來聖化始闡闡忠臣孝子同不朽恩綸咫尺光編爛

任秋田壽左刺史詩 大明湖四詠

濟南大明湖風景之佳有如江左會稽任秋田明徑才華雋永曾應左瀟  
士刺史之聘客居歷下吟嘯自適與刺史甚契時相唱和明徑倚棹吟稿中  
壽刺史六十偕慶並南旋留別有句云儘有胸懷消磊塊肯因俗眼畫胭脂  
又云才高司馬曾題柱官愛河陽爲種花其第四章末兩聯云隨牒去愁行  
色遽分襟涼沁酒痕班依紅當立程門雪未敢論交比尹班可以見其情誼  
矣大明湖四詠卽彼時所作蕭閒疏澹頗似王孟名區勝蹟有此佳吟足以  
相稱詩云歷下此亭古杜老恣昔遊今我竟前躅理櫂弄孤舟午景麗遠岑  
微陰散中流御碑屹亭表詩筆蟠銀鈎蒼蘚不敢蝕高誦驚潛蚌晴花兩自  
媚古藤今更幽世無李北海何以樂無儔葭洲望不遠却有沙中鷗歷下事  
織榜之北郭漁歌搖蘆汀面湖拓雲構水氣沈疎櫂遠峰列千佛空翠洗圍  
屏開尊飲山溪倚檻招空青回瞻鉄公像高屋建修翎手挽燕軍北血酒龍  
髯腥吾鄉舊祠老古墨遺零星壁間鐫我來一瞻拜猶覺忠魂馨鉄公祠

綠岸尋招提疏鐘墮林莽飛雨弄江光濕雲度春漲澄淨蓄淵意小風激清  
響灩影洗佛面石致寫禪狀萬花寂無言白雲耿在望老僧喜揖客詩酒供  
跌宕梵影淨香台坐覺心神爽醉後欲逃禪祝髮吾其尚混泉寺 全湖混  
空碧一閣危臨江百級迤而上萬象在其旁熒熒亘南斗歷歷排天闥仰睇  
象魏逼俯覽烟雲蒼左攬仙人箸右洗玉女觴經壇闕陰窅石磴瀉洪茫薄  
暝促歸楫林際餘頽陽到岸一回望萬頃搖湖光北極閣

任秋田題王孝子傳後詩

金亞匏詠會稽王孝子詩前已錄入任秋田吟稿中亦有題孝子傳後七絕  
八首云哀歌陟岵悔無靈又把莪詩讀與聽碧血疎天天亦鑿減將兒算益  
慈齡 椒蘭哀感楚江汀冷雨淒迷白晝冥一樹冬青半湖水風來猶待斷  
魂馨 摩笄峰下泣貞魂孝烈誰知聚一門遮莫越山鬱奇節不然天道竟

難論

孝子嫂孫孀人  
殉夫旌烈婦

前生合是謫仙徒招手天邊一笑呼兩岸猿聲啼不

歌清風明月賀家湖 天上人間等歲華快扶鳩杖醉流霞趨庭一樣檀樂  
 影何必秋墳唱鮑家 綽楔巍莪巨練塘新詞合配水仙王寒鴉棲斷湖雲  
 暝留與行人弔夕陽 豹皮淒絕檢遺詩如此才華未遇時料得阿兄吞淚  
 讀夢痕春草謝家池乃兄子獻孝廉刻其遺詩又徵詩又為聯孝錄 一樹青楓無限晴秋燈孤館  
 夜三更那堪棖觸黃墟恨又向蕉窗聽雨聲

程甘園爨桐詩草 和王壬老甲午游仙詩

休甯程甘園農部為鄧彌之詩弟子嘗以所著甘園詩錄一名爨 乞余為  
 序古體天才奔放一瀉千里意欲學步青蓮雖未能得其神似而自非庸手  
 所及近體尤有風骨多可傳之作斷句如齊山云岩邊天盪青溪影樹裏泉  
 流急瀑聲牛渚云吟邊白浪連天湧醉裏青山一夜寒漢上感事云水下荆  
 襄餘戰氣江流漢沔摠秋聲哭程蒲孫云江干兒女歌黃竹地下知交感白  
 楊均足稱警句壬秋先生有甲午游仙詩五首傳鈔紙費余已選入詩史

亂葉辭秋夕殘燈伴客孤雁迷雲外語雅急雨中呼旅夢頻年積鄉音竟歲  
 無臥聽簷下滴又白幾莖鬚

劉宜琢 伯相 散亭

九日與謝景唐登高

脫帽上山去采菊餐朝暉把袂臨天風浩浩白雲飛荒荒長林木白草牛羊  
 飢冥冥清猿聲細雨山花肥登臨自佳節握手還依依我輩苦散逸世情誰  
 是非亂葉榮蓬首薄景喧客衣鐘聲出林梢日午清露晞欣然意有得相賞  
 無相違躑躅古墓旁猶思遲遲歸

問雁

此聲太淒切嘹唳迸孤雲北土去年夢南隣有客聞勞筋未稍息壯志已先  
 焚我豈善鳴者飄飄愧不羣

始見冰

迢迢江上水亦有斷流時霜葉墜清曙寒喘生定姿乾坤此否塞吾道切兢  
持攘攘隨波者鳴笳費轉移

浮萍

浮萍雖小艸生機頗不細聽飄亦自得却忘無根蒂身輕不愛惜何暇爲遠  
計青青好顏色顧盼足悅世風波不可極回首將安繫向來末路人視爾橫  
血涕悠悠川上水日月忽其逝寧裳採芙蓉我思保暮歲

白鷗

抱此獨幽遠淵然見道心逝者自晝夜于我何浮沈雖無閱世姿息影春秋  
深去去白雲渺浩蕩誰能尋

陳延祉 受之

新竹

天成棲鳳質解箨自猗猗咒筍究無濟成林漸可期拂雲終有願褪粉益生

姿君子年雖少虛心已足師

庚子秋日自感四首錄二

蕭瑟又秋風客愁寒雨中萬山悲落木半世歎飄蓬關塞烽烟警安危南北  
同時艱如我輩遑敢計窮通

中表多兄弟相期感素琴難言慚失信不死報知音顛倒頻年境蹉跎曩日  
心蕭齋一回首無語淚痕深

陳延祥 履之

小孤山

萬古一拳石蒼然巨浸中多因風浪險爲鎮蛟龍宮雲寺鬱空翠松霞拖牘  
紅疎鐘搖未盡都被晚煙籠

黃州道中

四顧雲光復水光寒煙莽渺入蒼蒼午餐飽後渾無事臥看青山到漢陽

遠望

天涯棖觸動愁心十里平林散晚陰  
野鳥踏波輕似葉危檣貼水瘦于鍼  
楚山莽莽橫蒼翠湘浦澄澄閱古今  
惆悵生平多少事一般清濁共浮沈  
病瘳不寐枕畔偶成

角聲咽斷雨淒淒展轉重衾小閣西  
久瘳三更跳野鹿殘燈一點警靈犀  
蚤穿被隙肌生粟鼠竄梁陰瓦墮泥  
細數短長更柝盡荒城喔喔已鳴鷄

劉濡深 善澤

相逢行

相逢長安街劍佩何煌煌借問君爲誰  
自言瑯琊王相知良易深憑軾接新  
歡輟步一携手狹路同盤桓賞契頗能諧  
迥別喧與寒華轂駐脩景披瀝陳  
心肝云昔全盛日三子皆郎官長子登麟閣  
次子侍龍鑾少子飛而食弱冠  
慶彈冠一年數來歸躬省高堂安黃金爲馬勒  
白玉爲馬鞍赫奕耀光采

然如風翰弟兄並馳驅道旁環堵觀浮榮  
忽不保流目已凋殘三媳俱入門  
光容爲之殫大婦製齊紈中婦理盤餐  
小婦不解事獨抱秦箏彈上客儻枉  
過歌以散愁端

山齋述懷

山齋殊寂寂向夕露虫號月出水先得雲  
開天更高芙蓉撩別思香草夢離騷  
夙有希賢志陶然醉濁醪  
獨坐箋天問蒼涼天四圍不才甘鬼棄  
有志任人非詩骨多吟瘦禪心入悟  
微倦眸無着處閒數亂鴉歸

讀吳漢槎兆騫塞外寄友書

萬里投荒客龍沙淚眼枯上書無渤海  
聞曲盡單于儒俠兼朱魯聲名次願  
庸此才猶被謫懷古一長吁

西郭外散步

野烟翻鳥墮高樹掣風聲秋色一城雨夕陽雙浦晴洲荒人牧馬世亂鬼談  
兵予意將何托塵心觸未平

感懷

山河魏國已全非一局殘基劫打圍忍向茂陵賡舊曲秋風汾水雁南飛

黎淵 伯顏

東京紅樓館夜話

耿耿寒星閃太空危樓坐我海天東新詩莫作哀時客尊酒誰爲命世雄  
地亂蟲秋草燭宵市火夜熊熊青樽白社尋常事難得相逢絕島中

中秋風雨夕與江丈叔海及同學諸子飲於酣雪亭 在上野

危樓百尺不堪憑墮戶雲低壓短簷灑落雄談雜飛雨縱橫酒氣逼秋燈  
客星聚處驚滄海明月圓時憶廣陵醉起扶欄望天色江山沈睡莫予膺

李萃蘭 佩秋

戲論詩學

不疾不徐斲輪手若牝若牡相馬經騎驢覓驢非佛法以指喻指無定形  
金石歌聲遶梁屋魚龍大海媚空青春風有意無人寄夜半月明三兩星

和方佩蘭韵

釣鯨東海入瀛蓬廣樂鈞天曲未終傅粉科頭曹子建梅花翠羽趙師雄  
山中擁雪人無俚湖外吟詩思不窮爲問片帆天際遠朔風擣手漫匆匆

韓峒 葆之

黃葉

新霜纔幾日蒼翠失巖端大地老秋色西風生暮寒故枝難久戀孤客獨愁  
看生世榮枯感孤吟秋未殘

九日有感

九日登吟上翠微昔時景色已全非西風遶郭驚殘葉北雁橫江度落暉古

戍旌旗猶舊壘萬家砧杵又寒衣于今試向遙城問誰願長征不願歸

南園夜飲待蕭味之不至

暮烟望裏斷村墟荒徑無聞長者車午夜離愁消濁酒華堂清夢入春蔬相思心盡猶梁月赴約期存空尺書植柳未黃梅未放春風何日到斯廬

吉亮工

任岑

秋草

但使芳心抱何愁野燒經疾風知念勁涼露肯先零遠道王孫去幽香楚客醒明妃遺冢上千古獨青青

江庸

聖雲

偶成

雨後飛花糝作泥一春情思轉悽迷南枝抵死羞朝北東海無情不向西寂寂華年隨夢換娟娟落月照愁低畫梁此日多風露爲語雙禽好穩棲

往事徒增旅客悲笳管淒涼榛梗路雪霜摧挫蕙蘭姿荒郊阻弔論功罪遠塞招魂惹夢思幾見華妻叨配享巖扉獨對薜花滋二詩嫺雅可誦又有題大凌河店壁者爲朝鮮貢正使署星沙二字詩亦開宕可喜南走長河未肯休方春冰腹見漸流誰知銀浦乘楂客便有金山斷渡愁且待牽來漁戶艇不妨高臥驛亭樓冲冲竟日開官路能使行人免更留

竹樵詩最沈鬱者爲五國城懷古一首云雉堞何須問有無千秋遺憾付嗟吁北行難雪宮車恥南渡猶勞歲幣輸花石君臣空涕淚金湯宗社久荒蕪他年土木蒙塵事大造乾坤合讓于又有句云細君雙鬢雲如雪綵筆雖多莫畫眉語頗諧妙

周石琴刺史湖過煙臺有句云海氣蟠孤嶼秋星落萬家句頗凝重與謝茂秦夜火明千樹春星落萬家語不妨並重又劉石畚茂才廷璠洞庭湖晚泊句云遠火明孤塔繁星碎一湖亦佳



甘泉王占六謙詩學放翁多歷鍊語如一技未長慚實學半生多累是虛名  
事逢際會求成易夢到繁華不醒難亂離能死非無福馳逐求生亦苦貧皆  
工又悼亡詩有後悔豈能歸劫數前因轉自不分明一死笑嘯無覓處半生  
喜怒不言中骨相非寒偏短命音容已渺莫圖形諸語亦自刻擊

寶山邵艾廬會少有逸才頗似武進黃仲則年未四十躡躑以歿述懷云  
濁世浮沉虱處禪是誰誤我向誰論十年洗面孤兒淚兩字鍾情百病根俊  
傑識時夷狄貴科名有價布衣尊苦無擔糞躬耕力待補農書課子孫閒窗  
云貧賤中惟我輩尊雞蟲得失豈須論好詩定出前生慧濁酒姑澆未死魂  
樹老不花春在骨苔新如繡月無痕閒窗坐久悠然笑起炷爐香靜掩門望  
惠山云一片江南月離人夕奈何春寒臨水近山雪壓雲多荒岸動梅意鄰  
船來棹歌龍潭泉味好可惜望中過泛泖云葺城城外酒人航團坐蓬根話  
短長那有才情悲鶴唳可無風味試鱸香春來圓泖自然錄劫後橫雲相對

蒼鬢掉前村漁市晚斷橋微雨買花塘皆瀟灑有逸趣所著有綠塵絮語天  
上人間集采古今人憂傷之什彙爲一編今皆散佚不傳矣艾廬曾在某君  
席上有歌妓銀兒謂其性情面貌皆似橄欖艾廬感其意口號云已負頭顱  
不負名天涯甘苦與誰評而今敢謂無知己傳徧歌筵阿橄欖名

霍邱李小峯給諫灼以言學務事獲譴有句云捧日心懸常戀闕回天力  
薄尙陳書孤臣魂夢縈香草舊學商量秘善刀語極和平余和其書韻云  
聖世本來無闕事名山猶可讀奇書一時傳爲佳句

戊申秋九檀斗生丈招門下士江亭黃集胡劭介詳錄賦一詩云白鶴朱霞  
迥絕塵江亭暫寄此吟身胸中塊壘憑盃酒眼底雲煙聽世人慙媿粗官無  
建樹艱難吾道負傳薪明年再展重陽節相約還當杖履親語極衰諷閱數  
月染暴病歿所謂白鶴朱霞吟身暫寄者殆詩識耶斗生丈哭以詩云驥蹶  
蹶追電鵬摧翮振風寥寥慨吾黨憤憤問天公病亟方疑誤才高數竟窮人

琴增一慟不覺涕無從舊飲黃花酒看山並倚欄畫圖容未改詩句墨纔乾  
一去諸天渺空餘弱累單傷心修禊會感逝不成歡

東筦尹鑾坡廣文士選 賦東筦香市云栽培久事貽孫子名字爭憐喚女兒  
羅浮藥市云價豈知名仍婦女材能壽世卽神仙不可移置他處採桑詞云  
新開桑葉對門前上水齊催販客船最怕年來蠶食貴向人先取定絲錢桑  
田穿過又桑陂少住提籠有所思幾度望郎郎不見郎身一似寄生枝又斷  
句如春水六橋紅板路曉風三月白門潮涼月一篷詩思在蘆花兩岸客愁  
生行身有鶴如官冷歸計無田似水清友論异地知交少人到中年舊話多  
俱工詠玉簪花云盈階露氣欲橫秋一種清香分外幽疑是美人花底坐夜  
深遺却玉簪頭殊有風趣

徐澹廬望 懷人絕句一卷謝求愚布衣云一琴一筑海天涯誰耐蓬萊與飯  
麻畫裡家山看不足高低三十六蓮花張峽亭峯石兩秀才云丈夫出語恥

雷同威鳳祥麟時眼中評到君家無缺憾一爲兒女一英雄陳蓮蝶秀才云  
情絲到死縛癡蠶詞客飄零亦窺蠶綠是春波紅是淚消魂一閱憶江南滬  
妓李蘋香云心事孤寥有鴈知稻花如雪話歸期白描一副玲瓏手壓倒袁  
家詠燕詩情文雙至居然絕妙好辭自叙詩四十首盡一日力成以枚速兼  
馬工此才殊不易得蘋香能詩名噪滬上某君與之曠欲載歸以索價過鉅  
有退縮意吳芝瑛女史慨然典古帖數種獲五千金卽日送蘋香歸某亦佳  
話也芝瑛桐城吳擊甫京卿 汝繪之女

饒平陳氏多詩人晦洲大令 廷光 璞亭太守 士 鍾 種玉茂才多 綠 其尤著者  
也晦洲偶成云一畝荒寒地幽棲借養疴遠山欹枕見高柳出墻多屋小蝠  
堪寄門閉雀可羅此間真吏隱何用覓漁簑村居云畫橋連日漲溪波天意  
晴陰苦未和一網斜陽疏雨後落花紅較白魚多璞亭貴溪道中云輕寒側  
側透衣裾暫爲郊行下筍輿山意睡醒殘雨後菜花香透午晴初丁年作客

身垂老丙舍求田計尙疎商略此間宜買宅人家一半是樵漁種玉醉中驀  
筆云放眼青冥首重搔此身天地一秋毫有心用世憂何補無事求人臥最  
高書卷山中堪歲月河聲枕外卽波濤塵緣幸脫身還健甘守平生舊組袍  
俱見瀟灑之致晦洲官贊皇令其俗同姓爲婚先生剴切勸諭俗爲之一變  
卒以不獲于上官罷職歸里年八十六卒于家璞亭種玉兩先生亦享大年  
云晦洲又有句云夢中不識西湖路只傍荷花撥櫂行

薯有紅白二種產自荷蘭趙宋時閩人林蘭載其種歸遂傳于內地今猶謂  
之番薯番馬許介理孝廉之孫詠薯云自從蕃舶來南海種徧瓜蒔芋圃旁  
一種土膏含氣味如何紅白各心腸頗有諷刺之意介理生平好酒有甯爲  
山簡醉不作屈原醒之句氣骨兀傲可見一斑

緣天香雪糝詩話卷五終

緣天香雪糝詩話卷六

瞿園居士編

厭故喜新人之情也工于趨時不存古意去詩愈遠譬諸衣飾短長寬窄今  
昨各異人爲時世妝已爲褐寬博則羣然迂之矣惟道人避俗老處深山中  
一巾一裘冬棉夏葛不知人間甲子雖萬古常新可也俯仰因人彼變我就  
直隨風草應聲蟲耳可貴也幾希

粵僧澄波絕句云萬樹青蒼鎖翠微日高先自閉禪扉白雲不占老僧屋自  
在亂松林外飛饒有閒致按澄波詩亦有所本宋僧顯萬詩云萬松嶺上一  
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須臾雲去作行兩回頭却羨老僧閒

咸同以後中省種罌粟者連阡接畛農家習爲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聽  
之貴鏡泉駕部成詩云罌粟搖風燦似霞栽來獲利勝桑麻好官信是從民  
便也算河陽一縣花語婉而諷鏡泉又有采茶曲云歌罷鄰娃戲語催于歸  
有日漫低徊莫辭辛苦殷勤探明歲春風姊不來采桑曲云眠蠶時節合條

桑帶露朝朝剪滿筐郎自插秧儂采葉一般辛苦爲人忙均妙又歎鷓鴣云  
畢竟言爲羈足因夢歸隴首醒依人雖然得有棲遲處誤却飛騰自在身亦  
復言外有意

宋人太平吟云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得始知  
身是太平民自有一種太平氣象宋芷灣和仿其意云雨晴農務問閒忙一  
路戎戎草木香作郡太平真氣象山村五月看栽秧第三語明白說出味同  
嚼蠟矣

王子安風詩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常建贈王龍標詩松際露微月清光  
猶爲君芷灣詩行行君不歸量衣爲君瘦周筍香茂才竹青有句云孤月瀉  
清潭爲君洗心曲同用爲君字殊有古意

夏邑彭星舫先生瑛官廣西鹽道署藩司乞病歸里有詩一卷紀其醉後云  
天南枉說嶺梅春衣狗頻年變態新比戶行藏多鬼域出門咫尺即煙塵一

官但賸清寒骨萬里難歸老病身濁酒孤斟歌當哭幾回看劍膽輪困秋懷  
云合署人間冗長官枕湖樓外正秋闌曉來鄉夢猶頻憶亂後家書轉怕看  
小飲酒難消壘塊淡交水亦慎波瀾荒衙賸有籬邊樹臥地霜枝儘耐寒湖  
上閒行云九里松濤風韻清六橋柳色夕陽橫無多宦味秋添足未了詩緣  
夢續成湖墅牽船邀客釣山泉鬪茗債僧烹淡妝西子勾留慣肯使漁樵識  
姓名俱平雅有味又警句云品香心事儘說劍眼光寒雲容當戶黑劍氣逼  
澄青風抹一江靜月量千樹低孤嶼雲扶雙塔迴大江風折亂帆斜陡覺征  
裘寒似鐵前山飛雪馬馱來十里嫩涼吹夢醒插秧聲裏雨如絲  
星舫又有春晴絕句云綠萌森小竹紅瓣落夭桃夜雨前溪漲羣兒學弄篙  
寫村童嬉戲光景如繪題遠翁野居云日日送日落晚步東山東一林烏柏  
葉舊年紅處紅可謂老榦無枝

宋陳與義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是因寒而憶人之贈衣因貧而歎志

之未遂皆隔一層意義不如近人鄧芟湖壽光之餓憶僧房飯寒搜客舍薪  
 語意猶顯豁能達也荆公詩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晦澀亦復相似  
 番禺潘蘭史徵君飛聲晚號老蘭興豪邁足跡幾遍五洲詩文稿甚富已酉  
 秋杪來京師與余一見如舊相識出其近作若干篇亟錄其贈潘少白云鄴  
 架千間富亦貧檀奴不着一衣塵買書買劍酬文士裁錦裁詩贈美人六代  
 寓公誰可作吾宗風雅得相親羅浮好共探梅約只恐天寒翠袖蠶生日云  
 呵壁狂來欲問天已過常侍學詩年避仇客自橫刀笑賃廡人猶舉案賢金  
 菊酒濃徵釀久玉梅霜細露春先鏡湖倘遂知章約日日看花爛醉眠金山  
 寺登妙高臺云適興方停擢疏鐘夕日催春山浮海出煙樹過牆來舊夢將  
 詩證靈蹤借筆開前身誰玉局重上妙高臺武進弔黃仲則云捉月錦袍千  
 盞醉抱琴碧血七絃哀如何黃面瞿曇去不見天人再世來諸作皆婉麗以  
 則見真性情無慚一代作者近有羅浮紀遊圖一筇一劍直窮紫霞勝境余

題詞有圖徧名山三百六一奇峰立一潘郎高天大海相融處脫帽披襟獨  
 立時之句沈瘦腰謂非蘭史不能當此數語洵然

易實甫贈蘭史詩有應呼鄭露為前輩况有朝雲備下陳之句蓋因蘭史作  
 江浙之遊挾其姬人姜鳳章從行也答實甫云陶家飲雪勝清醇花月同憐  
 海角春古渡豔歌王大令浮山秋訪鄭崎人談兵雲髯詩應壯寫韻法盧格  
 亦新姬學無恙西書鷗波溪上屋南歸擬結素琴隣末句謂實甫韻人韻事詩亦

蘭史夫人梁氏名霽字佩瓊詩筆清婉年二十六卒有飛素閣遺集瓊樓曲  
 云瓊樓下瞰春茫茫花枝入簾明月香鴈柱七絃素心遠蛾眉一尺春山長  
 寶鏡瑤釵笑幽獨夜良不放鴛鴦宿花魂知弱怯東風靜掩瑤窗呼小玉詠  
 羅浮蝶云羅浮大蝴蝶人道鮑姑裙五彩雲霞色千年草木芬我思尋玉洞  
 騎去叩清素昨夢鐵橋頂翩翩或是君病中作云落花寂寂晚庭陰几硯塵

封久廢吟有限韶光憐水逝無端小病與春深侵  
幾月白疑開鏡引榻苔青  
欲上琴閒看茶煙廢幽夢寂寥寒入杜鵑心聽度曲云晚涼初試白羅衫竹  
几窰杯滄茗甘携得玉簫剛合拍落花時節按江南重過海山仙館有感云  
殘脂積粉漲紅橋渺渺春流送暮潮猶有舊時明月在碧雲吹過一聲簫語  
語艷絕而有鬼氣是亦女中之長吉也冒鶴亭愛其美人心事易離騷之句  
余尤賞其悟得天然意花飛水自流二語是得禪家上乘付生死起滅于不  
問可以括佛經之旨蘭史題其稿後云寒閨斷句愧雕鐫續入弓衣字字妍  
舊有離憂同弔屈得傳名姓比生天別裁集付尙書錄都講詩從太史編午  
夜焚香親告奠玉臺遺稿對悽然

飛素閣集中佳句如衣上綠陰措不去笛邊明月喚將來花因欲睡頻依檻  
月爲憐秋故戀簾花陰匝地涼如水柳色遮簾淡入詩卷簾領日攤書坐只  
有青山相對寒東風吹送桃花雨一片絳雲江上來三十六陂秋色滿白荷

花裏鶻鴒飛咏楊妃云千古美人衛社稷論功應比郭汾陽句特奇警涇川  
女子朱紉芝亦有句云楊妃殉國應無恨淒絕白頭江采蘋亦佳

山陰史美貞女史題飛素閣詩云鷓鴣聲裏雨如煙漫撫瑤華證綺禪淒煞  
楚騷吟寡鵠愁化愁鎖奈何天末句幽而不冷自是人間愁苦語史天穠女  
子亦有句云夢迴翼界緣應淺名注華鬢福正深語亦工緻

廬江吳劍泉觀察性灑落工詩詞喜結文字交于儲書閣同年處見余  
詩本甚愛之不遠千里命郵索取其風趣可想近見其袁江去任誌別云吾  
性本疏放應官真未嫻有懷期政舉無術濟時艱山重竊難負枝卑鳥易還  
卸肩今遂願先爲解愁顏兩郡一州地方與千里強訟繁民困憊俗悍盜披  
猖欲禁穿墉鼠宜除當道狼澆風難驟革且爲靖講張土瘠民多樸尤應富  
教加良岡易家塾餘利溥桑麻生意初萌藥官程已及瓜臨歧留影去空作  
畫圖誇水厄徧淮海民窮歲不豐歸途慚病馬集澤憫哀鴻有蓄冬難禦饑

驅室半空救荒無善政濟急望羣公兩年官解客此日詠將離過眼文書盡  
回頭池館移餘暉戀城堞行色壯旌旗一棹袁江路難忘台有詩語語刻鞏  
所謂仁人之言藹如庶乎近之矣

滿洲詩人小榆宮詹謙福詠梅花詩用張船山韵八首有冷淡緣中知己少  
繁華隊裏隱身難世外地寬寒料峭夢中天濶酒神仙妙有情時聊獨賞情  
無人處恰相逢等句吐屬名雋宮詹席其先祖簡勤公勤襄公之蔭以名翰  
林歷官清要而詩帶清冷之氣不似富貴家翩翩公子年甫五十淡于仕進  
以詩人終亦可嘉也歿後其友人文悔菴康為梓其遺集名桐華竹實之軒  
詩草上下卷遊碧雲寺云仙山多日不曾登雨後憑臨萬景澄塔影高懸紅  
樹杪鐘聲遠隔白雲層長齋蘇晉仍耽酒闢佛昌黎卻愛僧俯視塵中冠蓋  
客終年車馬日頻仍病起云抵死沉疴卻更生倏然剩有一身輕自憐白髮  
剛偏長不信丹砂鍊得成短榻十年憑坐臥長安幾輩換公卿顏唐未覺心

彼金樓

倡和集序

蓋聞南徐戲馬延之奮此清文西掖鳴蟬偉長騁其妍詠玉  
臺賓從競擘華箋金谷官僚爭題綺席是知山鳴鐘應義有  
取乎唱酬澤媚川輝理或存乎感激捷好桴鼓馳若颺風乃  
以秋高同子家仲江是迎鑿之清暫此棲遲人同去國之賓  
居然憔悴端居多暇廓處長愁濟南王阮亭年伯天上神仙  
人間才子擲金聲於漢殿蘭蕙為心縮銅綬於隋宮綺羅成  
質堂多社燕知為王謝之家苑有流螢識是繁華之地猥以  
通門之誼時蒙倒屣之迎感此隆恩驚其殊禮值有南譙貴  
客東府華班青宮釋褐偶為山澤之行白社開尊不乏山泉

之興並開桂楫雙駐藍輿於是曲渚方舟清閨聯轡城南梔  
子誰家都尉之園巷北芙蓉何處將軍之宅隔江展眺想初  
月於王恭臨水披懷憶餘霞於謝眺時則隱囊欹罷官燭然  
來揮毫而江月纔黃解帶而山雲忽碧九螺作墨鏗金夏玉  
之辭繡虎成編流水高山之調僕兄弟才愧機雲譽慚覽舉  
妄附陽春之集謬邀月旦之評庶幾過高唐者慕逸響於綿  
駒歎蒲梢者逐追風於天馬敢云比玉聊誌斷金

冒青若詩序

陳子冒子同舍讀書相樂也已而相語冒子謂陳子曰曩者  
鄙人私有述作不揣固陋藉子評隲以行今茲措製仍妄冀  
子序之過高唐者竊願效其聲音臨睢渙者繆欲師其藻績

不自知其複也吾子尙幸許我陳子曰固也子卽不言僕將  
爲子序之雖然吾二人如貫亦罔不聞且昔所撰子序暨無  
譽氏穀梁氏二序列之審矣是又奚以序子念祇浮夸以相  
稱又非吾二人所爲也無已則與子論詩冒子曰唯唯謹受  
教陳子曰夫詩者先王所以剖治忽鑒興廢厚風俗鳴鬱結  
而養性情也故情欲其正氣欲其達聲欲其含蓄而不濫溫  
栗而不雜昔夫誼夫亮士貞姬棄友勢屈志辱鮮所昭白於  
是平假器物以通之體勢虛無情狀魚鳥植心幹於簧管濬  
情瀾於匏革猗迂往復而後致之此詩之所由昉也冒子曰  
吾聞之詩之爲術也有鉅有瑣有正有變有莊有諧先民復  
作將母從同歟陳子曰是則然矣抑詩有合有離聲與情協



爲合情與聲反爲離本情而諧聲爲合離情而出聲爲離言  
情則瑣者變者諧者爲合沿聲則鉅者正者莊者爲離學子  
生而母辨之睹其貌也橘踰淮而人惡之棄其神也吾生慎  
之矣冒子曰人亦有言詩以代降有諸陳子曰夫河梁之不  
得不變爲建安也太康之不得不變爲天監也杜夔調音律  
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吳筠鮑照創爲新體北宋南唐  
彌扇小令邢魏工剽竊之作温李盛閨襜之言時爲之也非  
人也智者衡次其變而逆制之颯颯乎正始焉冒子曰有是  
哉詩之爲教如是乎間嘗覽徐禎卿談藝錄王世貞藝苑卮  
言蔣平階詩正毛先舒主客問答吾子與宋舍人徵璧論詩  
書法窮銖黍今聆緒論便同發覆雖然更有疑焉黃門論詩

誼尙正聲溫柔敦厚情理不迫今子新詩率多懟激宮音不  
張恐淪商角將無賢者不免歟陳子斂容而起愀然恤然良  
久而後對曰嗟乎亦時爲之也僕生世不諧邁會兵馬自傷  
踈局志行無補比益蕪謝懷抱緯繡偶所吟弄率中鞞鐸焉  
夫雲間陳李分路揚鑣黃門旦達則整鍊之作興舍人晚因  
則頽細之音作君子覘其志也冒子曰然則鄙人敝帚無乃  
折楊皇琴之音哉陳子曰吾子之詩不樾不窳有骨有采古  
詩三百以博其源遺詩十九以約其趣樂府雄高以厲其氣  
離騷深永以裨其思道辛苦則正長靈雨之篇述家門則陸  
機述祖之什鋪敘戎旃出入乎三祖揚扆歡讌馳騁乎七賢  
世有郢人遑阿所好乎時欲盛有所談會有客至恐聞餘語

更衣起遂各罷去

冒巢民先生寒食哀愴詩跋

余自戊戌歲冬讀書東臬巢民先生水繪庵前後幾十年先生生平好行其德一切不願人知尤剴切負至性一日者穀梁兄弟出示一小赫蹏示余則憲副嵩少先生遺筆也書僅十字曰汝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余敬玩此幅愴歎久之又余在先生家馬太恭人年八十先生亦將六旬旦夕入子舍伺燥溼問疾痛疴癢惟謹每歲遇太恭人設悅辰長筵席讌延諸舅氏列坐堂上先生則趨走堂下綵衣爛斑與酡顏鶴髮相掩映諸舅氏醉或以門牡捶擊之先生色益婉貌益恭卒無忤也撫兩幼弟尤教養倍至迄至成立其孝友大節如

此乃先生磨蝎在宮黃楊厄閨瀕年憂患間歲流離不無投杼之嗟大有掇蜂之懼古云善不可爲又云人惡雋異物疵文雅其今日之謂歟戊午春先生僑寓吳門旣鬱鬱不自得乃和蛟門舍人寒食詩一章以見意其詩纏綿沈痛筆不能自休直可與孔明出師李密陳情諸表並垂不朽余讀之淚淫淫被面也嗟乎懷忠有悔履信招尤今古同揆可爲三歎先生第藏之安知石函鐵鑄中此詩不掀騰發作劈裂攫拏聲爲鯨吐光爲電掣以大白先生之志者若夫衆女謠詠先生第姑置之可矣

與冒巢民先生書

吳門之別修復一年別時艾葉成叢今又榴花作纈矣流光

如駛歲月不居言之太息姪崧自去夏入都今春就試荷  
聖主殊恩 興朝異數擢官翰苑列職史官徒有相如獻賦  
之褒不免方朔長饑之歎纂修一事汗青頭白浩渺難期引  
分憎慚未知報稱昔游歷歷舊事明明水繪朝煙鉢池夜雨  
都縈懷抱難問音塵屬在深情定均斯慨老伯年來境遇姪  
所深知每一念之未嘗不撫膺裂眦但人世虛舟物情飄瓦  
莊生齊物之論柱下守雌之風諒高明自有曠懷知無俟鄙  
言之贅耳姪以麋鹿之性甫入樊籠不覺神魂錯莫俟諸尤  
稍間畧有就緒然後再覓綠鱗細陳丹悃此時則正在匆劇  
中亟欲奉候故一切未能醜續也至於十載心期百年世誼  
相知有素密契逾恆凡有可爲效力者決不敢有辜三世盟

謝文達字式璋別號謬復會稽布衣生平澹泊如枯禪年甫冠卽棄舉子業  
讀律山左性和易近人而色笑不苟蓋外和而內介者也游張漢仙中丞幕  
時同輩某竊弄威柄誘而相比者數矣君皆不之應參案發君獨以清潔著  
人益以是重君而君並不以是爲重佐撫幕十餘稔懇懇一致甲午庚子兩  
役山東正當敵衝僊匪主敵得不與遼燕俱糜者君之力居多君固不獨以  
詩著也間有所作才情雋麗格老聲諧惟不自收拾其借眠草堂吟藁中多  
佳句摘錄數聯以見一斑

悼亡

錯成鐵鑄已難回槁木心灰兩兩哀却望鑿湖湖上路花如釵色月如杯

摘句 孤兒生死輕千里慈母艱難到二毛

十里斜陽亂黃葉一盞江水散晴霞

萬里秋風思骨肉五年情緒剩平安

梁崇鼎字桂碩粵西鬱平人賦性簡默博學能文弱冠後不屑治舉業以布衣負笈求學淞滬間每有篇詠卒皆佇興之作清辭得旨寄託遙深非苦吟極思不輕落一字胞弟之銘年十七亦工吟詠

曉意

神靈遁跡五更殘冷雨蕭騷度上闌入世曙光乘瀾氣過江秋色動新寒殷床蟻鬥紛憂慮聽法猿歸罷叫謹紫府遠傳塵壑外暫時相憶夢應難

摘句

清序滴殘花洞雨薰風吹斷夕陽烟

入夏未聞蟬聲故作

梁傳鼎字又銘天姿曠達年少多材藝與兄桂碩俱有俊才工詩以沈著絲麗勝兼精篆刻師趙次閑得其神致而尤以繪畫稱山水秀潤超脫凡近以是持緘乞畫者無虛日少年得此詣造洵不多覩也

春曉曲

雲霞紫麗神纖霧璇霄轉軸翔朝鳳圓曦綵遞錦鷄鳴羅簾寒薄沾雲凍幽

颺飄慢華燈稀鴛鴦夢穩翡翠帷曙鶯啼徧櫻桃樹碧蔓紅薇春曉晞

秋

蛸蟪旋露葉紅翠泥雕鏤圓月窺羅幃涼箏隔夜愁鏡消微辨曙菊瘦曼分秋誰見清塵下垂衫戀倚樓

摘句

聖祠禮象秋蹲爵燈閣重幃夜警發

題秦淮水閣

徐鑿字貫恂號澹廬江蘇南通州人髫齡以能書名年十九試時務策受知於唐春卿侍郎舉博士弟子員其鄉先輩范肯堂顧晴谷及雲間楊森龕諸先生常貽書論詩謂能以性靈書卷鎔化一鑪為後起之傑著有少年遊記憲鏡澹廬詩碧春詞丁未負笈海上研究西學集中句云讀書我守兵家論百勝全憑彼此知懷抱可想見矣

海天樓

萬象徒紛紛一樓此嶽嶽風色三百里至是歸一束生割蓬萊股橫括滄溟

腹日落潮頭迥百靈時起伏坐弄蒼玉笛一簇海雲綠

讀蔣劍人小傳

敝車羸馬客無家春老江南又落花一副英雄真血淚青衫分濕上袈裟

摘句

前輩風流都入畫少年心事怕傳詩題竹林雅集圖

滄江龍雨移雲脚絕壁鷹風裂石唇游山

崢嶸肺腑生寒籟隱約人天有哭聲感事

冬缸訴夢朝無據秋篔簹吟愁夜有聲聞怨

朱孫懷宇謹貽寶應大武曹先生之元孫棣華先生之哲嗣也少孤事母以孝聞于鄉里年長以供事敍一官因母老不願出仕家居讀經史文章孜孜不懈工文辭尚氣節好談風義事年二十邑中人選舉入學會尋舉為揚州學會職員年二十一游學滬江江寧卒業後復遊海上新學結習自愧不能處因返里開射湖吟社倡和皆海內知名之士刊亡友王夏諸君文詞發潛

闡幽毅然自任著有詩文集待梓

題陳丈鐵如坐菊圖小像即和原韻

花間一老翁兀兀坐忘機逸矣泉石性悠然松柏姿容顏老去年雄豪謝壯時心常懷北闕身且託東籬秋蘭瓊佩紉斗酒葛中籬雲水以自適荊棘何容滋朱實可長命落英足調飢黃華上黃髮白露沾白眉世事已如此時勢不可為何如乘仙槎海上尋安期

林學衡原名泉字東溪號浚南又號愚君福建閩縣人為閩中名宿叔衡大令鑒波次子生有夙慧九歲能為詩古文讀書過目成誦有神童之譽嘗受知於謝枚如舍人章銓己而以國事日亟轉治西學精法文近則誦書大學課餘輒從事經史詞章雖口沫手胼弗倦也數與林季鴻薄正相倡和有花魂四律傳誦都下詩初宗宋繼學中晚唐而沈麗悱惻絕似義山詞亦規撫南宋駢文雅近六朝同里王貢南大令敏善嘗稱許之著有左氏春秋識微

列子補註各二卷珊瑚集愚君近詩唾碧詞詩話詞話各若干卷又選續國朝閨秀正始集紅淚碧血錄各若干卷皆待梓年少多才殆由天縱惜不善書此其一短也

贈梁異即寄貢南先生濟南

天涯琴劍各同塵忽漫相逢意倍親  
相喜子來同作客劇憐臣壯不如人  
孫劉以外非君敵清豐威及孝覺狂狷之間置我身  
寄語濟南吏隱者行囊詩卷已陳陳

再投沈太侔祠部

京華滿冠蓋憔悴獨何人  
庾信文章老杜陵詩句新  
客囊清似水旅舍淨無塵  
獨擅千秋業如君未是貧

舟中作

漲添畫槳流紅葉水繞清溪似碧潭  
兩岸鷗鴟雙槩雨落花如雪過江南

名選利者迥異  
龐天迪曰不仁可以邀富

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極韻而實粗鄙者賣花聲也

謝海翁曰物有言之極俗而實可愛者阿堵物也  
張竹坡曰我幸得極雅之境

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雙修得來

再青子曰才子富貴難兼若能運用富貴是才子纔是福慧雙修世豈無才子而富貴者乎徒自貪著無濟於人仍是福無慧是福慧雙修世豈陳鶴山曰釋氏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璣修慧不修福羅漢供應薄正以其難兼耳山翁發為此論直是夫子自道  
江合徵曰寧可拚一付菜園肚皮不可有一副酒肉面孔

新月恨其易沈殘月恨其遲上

孔東塘曰我惟以月之遲早為睡之遲早耳  
孫樹坪曰第勿使浮雲點綴塵滓太清足矣  
胃青若曰天道忌盈沈與遲請君勿恨退  
張竹坡曰易沈遲上可以補君子之進退

躬耕吾所不能學灌園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學薙草而已矣

注扶晨曰不為老農而為老圃可云半個樊遲釋菑人曰以灌園雜草自任自待可謂不薄然筆端隱隱有非其種者鋤

而司直之意子自名為識字農夫得毋妄甚

一恨書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葉多焦五恨松多大蟻六恨竹多落葉七恨桂荷易謝八恨薜蘿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江菡菴曰黃山松並無大蟻可以不恨

石天外曰予月有二恨一曰才人無行二曰佳人薄命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江允凝曰黃山看雲更佳

倪永清曰做官時看進士分金處看文人

尤謹庸曰山上看雪雪中看花花中看美人亦可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真足以攝召魂夢顛倒情思

吳街南曰以極有韻致之文人與極有姿態之美人共坐于山水花月間不知此時魂夢何如情思何如

假使夢能自主雖千里無難命駕可不羨長房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可不需少君之招魂五嶽可以臥遊可不俟婚嫁之盡畢

黃九煙曰予嘗謂鬼有時勝于人正以其能自主耳

江含微曰吾恐上窮碧落下黃泉兩地茫茫皆不見也

昭君以和親而顯劉蕡以下第而傳可謂之不幸不可謂之缺陷

江含微曰若故折黃雀腿而後醫之亦不可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胃辟疆曰能如此方是真領略真護惜也

美人之勝於花者解語也花之勝於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取解語者也

王勿剪曰飛燕吹氣若蘭合德體自生香薛瑤美肌肉皆香則美人又何嘗不生香也

窗內人於窗紙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

江含徵曰若索債人於窗外紙上畫吾且望之却走矣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

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

黃交三曰真能知讀書痛癢者也  
張竹坡曰吾叔此論直說身廣寒宮裏下視大千世界皆清光似水矣

畢右萬曰吾以為學道亦有淺深之別

吾欲致書兩師春兩宜始於上元節後觀燈已畢至清明十日前之內雨止及穀

雨節中夏兩宜於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後免礙手月秋雨宜于孟秋季秋之

上下二旬八月為玩勝境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孔東塘曰君若果有此願吾願作致書郵也  
余生生日使天而雨粟雖自元旦且雨至除夕亦未為不可

張竹坡曰此書獨不可致于巫山雨師

為濁富不為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

李聖許曰順理而生雖憂不憂逆理而死雖樂不樂  
吳野人曰我事願為濁富

張竹坡曰我願太奢欲為清富焉能遂願

天下惟鬼最富生前囊無一文死後每饒楮鏹天下惟鬼最尊生前或受欺

凌死後必多跪拜

吳野人曰世於貧上輒曰為窮鬼則又何也  
陳康時曰窮鬼若死即並稱尊矣

蝶為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別號

張竹坡曰蝶入花房香滿衣是反以金屋貯才子矣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

弟木山曰余每見人一長一技即思效之雖至瑣屑亦不厭也大約是愛博而情不專

張竹坡曰多情語令人泣下  
尤謹庸曰因得意詩文想心齋矣

李季子曰此善於設想者  
陸雲士曰臨川謂想內成因中見與此相發



聞鶴聲如在白門聞櫓聲如在三吳聞灘聲如在湘江聞羸馬項下鈴鐸聲如在長安道上

聶晉人曰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倪永清曰衆音寂滅時又作麼生活會  
一歲諸節以上元爲第一中秋次之五日九日又次之

張竹坡曰一歲當以我暢意日爲佳節  
顧天石曰躋上元於中秋之上未免尙耽綺習  
雨之爲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

張竹坡曰雨之爲物能令天閉眼能令地生毛能爲水國廣封疆

古之不傳於今者嘯也劍術也彈棋也打毬也

黃九烟曰古之絕勝于今者官妓女道士也  
張竹坡曰今之絕勝于古者能吏也猾棍也無恥也  
龐天池曰今之必不能傳於後者八股也

詩僧時復有之若道士之能詩者不啻空谷足音何也

畢右萬曰僧道能詩亦非難事但情僧道不知禪元耳  
顧天石曰道于三教中原居第三應是根器最鈍人做那得令詩軒轅淵

明昌黎寓言耳  
尤謹勝曰僧家勢利第一能詩次之  
倪永清曰我所恨者辟穀之法不傳

當爲花中之萱草母爲鳥中之杜鵑

物之穉者皆不可厭惟驢獨否

黃略似曰物之老者皆可厭惟松與梅則否  
倪永清曰惟辨于驢者則不厭之

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歲此十年中無論燕秦吳越其音大都嬌媚動人一觀其貌則美惡判然矣耳聞不如目見於此益信

吳聽翁曰我向以耳根之有餘補目力之不足今讀此乃知聽言亦復佳也

江含微曰廉爲妓衣亦殊有見  
張竹坡曰家有少年醜婢者當令隔屏私語滅燭侍寢何如  
倪永清曰若逢美觀而惡聲者又當如何

尋樂境乃學仙避苦趣乃學佛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蓋謂衆苦之所不到也

江含徵曰着敗絮行荆棘中固是苦事彼披忍辱鎧者亦未得優遊自到也  
陸雲士曰空諸所受即是空其為苦樂不足言矣故學佛優於學仙

富貴而勞悴不若安閒之貧賤貧賤而驕傲不若謙恭之富貴

曹實菴曰富貴而又安閒自能謙恭也  
許師六曰富貴而又謙恭乃能安閒耳  
張迂菴曰安閒乃能驕傲勞悴則必謙恭

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

弟木山曰豈不聞心不在焉聽而不聞乎兄其証我哉  
釋師昂曰古德云眉與目不相識只為太近

凡聲皆宜遠聽惟聽琴則遠近皆宜

王名友曰松濤聲瀑布聲簫笛聲潮聲讀書聲鐘聲梵聲皆宜遠聽惟琴聲度曲聲雪聲非至近不能得其離合抑揚之妙  
應天池曰凡色皆近看惟山色遠近皆宜

目不能識字其悶尤過于盲手不能執管其苦更甚於啞

陳鶴山曰君獨未知今之不識字不握管者其樂尤過於不盲不啞者也

並頭聯句交頸論文宮中應制歷使屬國皆極人間樂事

秋立人曰既已並頭交頸即欲聯句論文恐亦有所不暇  
汪舟次曰歷使屬國殊不易  
孫松坪曰邯鄲舊夢對此惘然  
豐竹坡曰並頭交頸樂事也聯句論文亦樂事也是以兩樂并為一樂者  
則當以兩夜并一夜方妙然其樂一刻勝於一日矣  
沈契掌曰恐天亦見妬

水滸傳武松詰蔣門神云為何不姓李此語殊妙蓋姓實有佳有劣如華如柳如雲如蘇如喬皆極風韻若夫毛也賴也焦也牛也則皆塵於目而棘於耳者也

先渭求曰然則君為何不姓李耶  
豐竹坡曰止聞今張昔李不聞今李昔張也  
花之宜於目而復宜於鼻者梅也菊也蘭也水仙也珠蘭也蓮也止宜於鼻者楸也桂也瑞香也梔子也茉莉也木香也玫瑰也蠟梅也餘則皆宜於目者也花與葉俱可觀者秋海棠為最荷次之海棠餘藤虞美人水仙又次之

葉勝於花者止雁來紅美人蕉而已花與葉俱不足觀者紫薇也辛夷也

周星遠曰山老可當花障一面  
張竹坡曰以一葉而能勝諸花者此君也

高語山林者輒不喜談市朝事若此則當並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蓋諸書所載者古之市朝也

張竹坡曰高語者必是虛聲處士真入山者方能經綸市朝

雲之爲物或崔巍如山或滄澗如水或如人或如獸或如鳥或如魚鱗故天下萬物皆可畫惟雲不能畫世所畫雲亦強名耳

何蔚宗曰天下百官皆可做惟教官不可做做教官者皆譎成耳  
張竹坡曰雲有反面正面有陰陽向背有層次內外細觀其與日相映則知其明處乃一面暗處又一面嘗謂古今無一畫雲手不謂幽夢影中先得我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婦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許篈林曰若以粗笨愚蠢之人當之則負却造物  
江含徵曰此是黑面老子要思量做鬼處

螟似好妨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各本無似字詩赤頭身長而

細耳或說云蝻蟪蛄食苗心爲人害害爾雅釋蟲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

螟冥冥王丁本作吏乞貸則生蟻吏祇冒取人財則生蝻丁本作冥蟪蛄

舊說云螟騰蝻賊丁本無螟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捷

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各本及詩大田疏爾雅疏

疏引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王丁本無螺贏

螟蛉者捷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

宛就爾雅釋蟲疏引作萊今螺贏所負爲子者是也各本無此句據慧琳

一切補螺贏土蜂也蜂爾雅疏一名蒲盧一切經音義似蜂而小腰故

許慎云細腰也一切經音義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負爾雅疏或書

簡筆蒿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瑤爾雅釋蟲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趣謂各本無上二字據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趣詩緝引作促各本改煩婦驚是也

蟋蟀之羽

蟋蟀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燒太平御覽引作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詩好游疏爾雅釋蟲引作樊光朝生而夕死

如蜩如蟪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御覽引蜩陳鄭云蜩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蟪蟪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蜩蚴一名蚴蜋蜩會引青徐謂之蜩蚴楚人謂之蜩蚴蜩會引作名秦燕謂之蚴蚴或名之蜩蚴蜩會引及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器底各本無器字爾雅釋蟲疏引有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跗亦名長脚亦爾雅釋蟲疏引及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母太平御覽引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當丁本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網羅居之丁本奪為字詩東山疏爾雅疏御覽引及毛本有

碩鼠

樊光謂即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疏爾雅釋獸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樹空丁本樹疏詩碩鼠疏爾雅疏引及毛本改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各本無國字詩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太平御覽引作非今

之鼠也各本作非今大鼠今據詩疏及詩緝引改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技古今異御覽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引作記

為鬼為域丁本誤作如鬼如域

蜮短弧也五詩何人斯疏引及各本孤春秋左傳疏人故有水弩射上短

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爾雅翼及左傳疏引作見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入

人肌人肌左傳疏韻其創如疥卷髮如蠶

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蠹

胡為應蜴

應蜴一名蜚蠊水蜴也丁本無水字太平御覽引及毛本有或謂之蜺蜺或謂之蛇醫如蜺蜴

倒了不是好好二位惱惱連語數次聲甚洪亮甲亟張燈入實視之則聞其

無人因疑狐鬼作崇乙頗膽怯告甲不若治遊以避之甲從之入勾欄二妓

挽留宿焉明日歸館則半大兩房屋壞塌矣二人若非治遊夷甫排牆而死誰則知之方知鬼神告語使免于難所謂好好者乃二女子之謂也鬼神

導人狎妓可謂從權

薜寶

京師妓女名薜寶者隸慶春班芳名豔一時病瘵癯為西醫奏刀用藥而死

瘞于鸚鵡塚之側某歲寒食日其妹澆酒墓前私祝曰阿姊超昇何日祈先

以夢示我歸而見夢曰姊受西醫刀刑慘酷已極將死未死之際比菜市之

凌遲尤毒陰司例以某物斃者須以某物更替姊死于西醫之刀奈中國人

不穀此程度無此死法以此不獲替人已五六載矣今幸覓得替人可以復

生人世與妹相見不遠問替人安在曰在內城某胡同逾數日訪之果有某

人

九

卷一

九

卷一

九

卷一

九

卷一

九

卷一

九

卷一

九

達官亦患瘵癘新爲西醫割死矣

### 小東

京師駕車夫有名小東者以賃車糊口癸巳夏月大雨後有王某僱往陶然亭過瑤臺驟忽蹶蹠小東下車提之王在車上見小東向前直馳遙見城陰樹下有三四黑衣人招以手亟呼車夫回來小東不之顧也王亟下車覺足所著處不似地俯視之則小東伏地已死矣蓋小東下車失足面陷泥中不能出氣以致悶死王所見者乃小東出殼之魂云

### 李孝廉

安慶李孝廉十一上春官不第戊戌以格于例不與試與挑選復列仙班奇窮落拓館于某宦宅教讀其幼女心念科名輒輒歲冉冉其將暮有生不如死一夕自縊死法沉吟以縊爲便卽有鬼應念持帶至曰此物佳李未及顧帶已懸梁上矣李轉念尙有家事未了且宜作書諄囑母累及主人約以後

夕至鬼遂去逾夕三更後人靜鬼果至李不覺隨之出戶戶外有老樹垂杪距地五尺許鬼懸帶挂其上挂未妥而李仆于地適僕人送茗至見李狀大訝號呼鬻至李始甦掖之入室自言萌此一念鬼卽馮依數日如在夢中沉沉不能自主主人因婉勸李寬自排遣旬日間爲之備貲南返焉

### 陳鳳姝

陳鳳儀汴諸生其妹鳳姝年十八貌甚麗趾尤纖家僅中貲恆爲人壓針線往來諸富室字某氏子嫁有日矣女居某富族與其家姑姊妹皆甚昵每歸自言不願嫁其兄數詰之女頰斷紅赧然告曰妹非離今亦可室矣兄大駭陰使人覘之則鳳姝固偉男也兄恥以爲妖爲家聲玷且無以謝所字之家也謀鳩之泄于婦婦陰告鳳姝鳳姝急奔某富族適里中大齋醮富族二女偕鳳觀之數日不返覓之不可得則夜登汽車遁矣富族及婿家皆訟其兄官革其兄矜兄死于囹圄以不獲鳳姝及二女訟終莫白云

參蛇

鄂人楊景興操商業貿布于江西樂平縣過某村日夕投宿田家室內頗整潔挑燈掃榻以臥夜半榻下茅草颯颯有聲少頃有蛇自草中出不計其數大者如椀細者如繩如蚓蠕蠕行榻上蛇倏吐數寸近榻面楊大駭奔出見隔舍一老翁鬚髮盡白橫臥榻上一巨蛇粗如桶蟠數十圍繞翁腰腹翁仍酣眠楊亟大呼翁醒躍然起以手揮蛇去蛇展身入室良久始不見翁笑謂楊曰客受驚耶此物乃寒舍所豢馴謹過于僮僕寒夜恒爲老夫溫腹得以祛百病今三十年矣其子孫繁盛亦頗知教訓雖蛇其體實人其心也客如慮擾可襪被與我同臥楊從之蛇終夕不至天甫明楊即辭翁去行里許小岡上茅屋三椽有老姬坐檐下楊告以昨夕蛇異姬曰翁乃吾伯兄也參蛇爲業五世矣郡邑中術者所弄之蛇皆賃諸吾家業是者邑中凡五家惟吾家所產無毒性養蛇比養羊豕利倍屢吾家以此專利頗豐裕今阿姪等均

曾頭上初籠添氣色今日呵箱中久閣積塵埃受了些蟲攢鼠咬兩打風摧  
(指衣介)誰想這衫兒破了君猶在空教你擎將手裏仔細低徊

奚囊你去取些香燭酒來待我祭他一祭奚(怎麼好好一頂方巾卻祭起他來好古怪呀奚下)(生放巾桌上介)

(油葫蘆)你戀著頭顱經幾載作上客權相待居中休把席兒歪(奚取香燭)酒上介 生點燭介 這一枝可續得元燈在 焚香介 瓣香可比得鑪烟帶我爲你苦把頭埋難把頭擡 損介)少不得朝伊長揖將伊拜(跪介)俺且跪跪向這小庭階

(丑背作驚介)相公平日見了紗帽也不肯跪的怎麼直溜溜去跪著這頂巾兒褻體褻體

(天下樂)(生非是俺屈膝彎腰假類俳猷也麼猷都是些感憤懷腹儒巾呵若不是江雲仲那個肯來跪你見息紗才放倒膝頭框雖則俺探空囊沒紙錢(滴

酒介)也爲你出陽關勸酒杯(拜介)這漉酒陶潛巾纈戴

(起指巾介)俺想起來還要恨著你哩

(那此令)說甚麼喬才秀才窮胎苦胎想著那經魁榜魁總胡猜亂猜等得你時來運來已心頹氣頹你慣把惜書生誤的多又誰想腐儒冠終自壞只可惜我從前的本折工賠

(取巾欲焚又指介)咳儒冠儒冠雖是你誤了我我卻也負了你(對巾大笑介)

(鵲踏枝)你只望我插宮花走馬金街只望我著朱衣簪筆蘭臺誰知我書劍飄零面目沈埋做不的龍鬚友卻生下拜反到這驪山下秦始揚灰

(生作一而哭一而焚介)奚亦哭介)

(寄生草)(生)忘舊真無奈超生也合該你跳出了這座紅塵界脫離了這件青衫襪撇下了這甕黃齋菜做蘧蘧蝴蝶夢魂間用手向空中指介)看飛飛野馬窗紗外

冠已焚了難道還有甚麼繫戀只是也要想條門路纔好去做(想介)賤有了如今元昊作亂種經略開府陝西正志士殺賊立功之會早聞唐子方差人送有別敬二十兩不免把作路費徑去杖策從軍儻有機緣也未見得

么篇)烽火方連塞君王早築臺則爲着西軍忽把邊關壞那將軍急把英賢待俺從軍要把功名賽直把這河西賊學掉鞭收纜顯的書生大有英雄概

奚囊我此去不知何日回來家中沒人照管你不必去罷(奚背介)在家也好只是相公去做了官收了些長班大叔看我這奚囊就是卵袋也不如了況且背了半世巾箱這個堂候官兒到讓與別人做不成阨好呆子哩(轉介)相公我要去我在家不得的(生笑介)是甚麼緣故(奚)相公欠的是文債小人欠的是酒債若不跟了去就要把這身子賣了又賣生背想介)賤到我忘了我起先要去揚州訪袁小姐只爲受了這場懊氣激發出門這姻緣大事也是去不得的不若將抄下詩箋交付奚囊叫他前去訪著袁小姐就把詩箋爲定他見了原詩文又曉得這些託夢的原故自然是要



等我的（轉介）奚囊我也不帶你去也不留你在家有一個美差在此（奚喜介）甚麼美差（生袖中取出箋介）這幅詩箋是揚州袁小姐作的是我前日夢裏花神送來的你到揚州尋著袁小姐把這詩箋送上說我往素中求取功名去了待回日親到廣陵以諧婚媾（付箋介）這些言語務要緊記在心（奚）小人理會得

（賺煞）（生）富貴逼人來那夢裏人兒在莽男兒自古的偏難割愛俺且把一紙鸞箋遙插戴憑著你蝶使蜂媒傍著隋苑樓臺接著瓊蕊的根芽你抵竹西（歌吹好安排教紅粉嬌娃聽燕支唱凱等的我卸征袍馬上錦衣回（下

（奚）相公去了我也收拾往揚州去罷

閒居作賦幾年愁 空戴南冠學楚囚

莫道書生無感慨 西看邏遼取封侯

第九齣套箋

（字字雙）（丑巾服上）明年三十尚儒童沒用除非提學積陰功白送攀高近

幽夢影敬徵

轉語 小啓刊登於編三十七期廣告內本京外省一律九月望日截止  
期另有刊佈賜教者請書真名姓里居於本紙之內撰二句以下  
及一二後不厭其少多則每條以三十字為限即書於本條首句之  
下小啓內贈彩從豐贈字誤作醜字附此更正 差翁謹識

讀經宜冬

經傳宜坐讀

無善無惡是聖人

天下有一知己

爲月憂雲

花不可以無蝶

春聽鳥聲

上元須酌豪友

鱗虫中金魚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

賞花宜對佳人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

楷書須如文人

人須求可入詩

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

春者天之本懷

昔人云

願在木而爲樗

黃九烟先生云

古人以冬爲三餘

莊周爲蝴蝶

藝花可以邀蝶

景有言之極幽

才子而富貴

新月恨其易沈

躬耕吾所不能

一恨書囊易蛀

樓上看山

山之光

假使夢能自主

昭君以和親而顯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

美人之勝於花者

窗內人於窗紙上作字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

吾欲致書兩師

爲濁富不爲清貧

天下惟鬼最富

蝶爲才子之化身

因雪想高士

聞鵝聲如在白門

一歲諸節

雨之爲物

古之不傳於今者

詩僧時復有之

當爲花之萱草

物之穉者

女子自十四五歲

尋樂境乃學仙

富貴而勞悴

目不能自見

凡聲皆宜遠聽

目不能識字

並頭聯句

水滸傳武松詰蔣云

花之宜於目

高語山林者

雲之爲物

值太平世